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旧版文章 / 关于商业----市民社会相互契合的思考](#)

### 关于商业----市民社会相互契合的思考

2004-10-24 乔·兰德 读与思 2004-4-7 点击: 526

从吸纳到契合 在人类历史上，私人领域由缺乏自我约束和道德投入而制造了许多人类灾难，包括无法弥补的环境破坏和不可计数的人类痛苦。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商业全球化程度的粗野增长、对通货的操纵。发展中社会的进一步弱化以及市民社会的边缘化。在北方和南方的许多国家里都将如此。试图与这些类型的组织建立和加强合伙关系必将腐蚀那些强化公民行动和市民社会的基本意图。这一类型的合伙关系将使如此的公民行动弱化和失败。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于与这种商业联合体或它们的思想库建立原则性的合作关系的探索仍将成为持续争论的问题，但它不应具有压倒性优势，也不应变为实际行动。 这是一个CIVICUS成员在回应他的“共同契合工程“宣言时发表的声明。我们都已知道，有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将商业部门(engagement)契合于社会部门中是否能够产生真正的进步，或者这是否仅仅是在市民社会组织中增加一个新成员而已。同时，多数市民社会成员又加入到了那些欲在全球范围内阻止商业公司有害活动的组织中去。不管是市民社会还是商业部门，他们通常都将这些历史事实混杂在一起并将各部门间相互作用的水平降低到仅仅是金钱转移的程度。公司的公民身份经常被等同于公司的善意行为。 然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式的一概拒绝所有商业部门的做法忽视了这样一点：我们可以从商业部门内部获取积极性的力量，包括现金的作用和现金之外的东西。 市民社会活动家已经开始认识到，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部门正在努力于以对社会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从事商业活动，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通过商业与政府、或与市民社会组织或与它们二者的合作而使社会得到改进的例子。如同市民社会组织内部有很大差异一样，商业部门在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方式和共同的公民身份等方面也有一个广大的变化空间。在我们濒临一个新千年的到来之时，考虑到商业活动的广度、范围和它对于发展、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的问题就成了市民社会能否承担起拒绝商业部门加入的代价。 今天，如果市民社会组织在地方、国家和国际水平上不发展出一种让商业部门契合进来的具体方式，那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契合不一定必须意味着接纳，也不一定意味着两个派别在一些利益问题上没有区别和不同点。相反，如果贫困者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的状况能够得到改善或者一个社区、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发展上的挑战是以契合商业部门的形式被提出，那么如此去做将是市民社会组织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从哪里开始起步呢？象多数涉及到如此一个大范围内--整个社会领域--的行动一样，回到最小的“公分母“上开始我们的第一步是有必要的。让我们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部门或甚至组织开始。 公民契合 我认为我们都会同意市民社会组织包含这样一些机构：非政府组织（NGOs）、自愿者组织、非营利者、宗教实体、工会、社会活动者、友邻小组，等等。它们是公民自发性的组织实体并追求其成员或其支持者的特有事业或利益。因此，公民--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是人类个体--是市民社会的组成者。因而，由公民行动所定义的市民社会变成了人类成员一起工作、一起谈论他们的社区问题的场所。这一定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沟通各个部门的有价值的机会。 一个大公司不会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组织，但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在他们生活、做礼拜和休息的场所进入市民社会，千千万万的为政府机关或商业实体而全日制工作的人以难以计数的方式卷入了以非营利的联合体等形式来促进社区利益的行动中去。 商业公司以其努力发展全面雇工志愿计划的做法而表现出了更主动支持的态度。这些计划通常是在商业公司综合文化结合了地方社区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商业部门与市民社会之间有效的合作关系涌现出来，它不仅表现在去发现市民社会组织对这种自愿性冲动的容纳出路上，而且表现在市民社会组织为了引导商业公司而发展出的专门设施的的增长。以下对商业公司的建议来自于美国光点基金会（Points of Light Foundation）的指导原则：“产生雇工自愿者计划的10个步骤”。 1、确定可以达到的重点与目标。一个成功的雇员自愿者计划能够反映公司的共同文化和价值，并能为经营目标带来附加价值。 2、通过雇员调查或一个能代表各个部属的

##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顾问委员会来确定雇员的利益。调查你的员工，确定他们的志愿者经历和特殊的自愿者利益。

3、确定社区需要，围绕它来制定公司的计划。与你的自愿者中心、商会或地方政府（市长办公室）接触，评估社区需求。 4、制定计划的结构，它能促使和鼓励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关系。你的这一结构应该包括一个由雇员主导的委员会，由他们来决定行动、主宰主要事件并反映雇员利益。 5、制定书面公司政策以支持雇员行动计划。例如，能为自愿者行动提供时间或在金钱上给与支持是雇员参与自愿者项目的强有力激发力量。 6、依据公司利益和社区需求选择自愿者项目。 7、对你的自愿者计划进行评估，测定它对雇员和社区的影响。你的计划满足了战略性的商业目标了吗？ 8、从内外两个方面向媒体、高级管理人员、志愿者中心和参与行动的非营利者公布你公司的志愿者努力计划，达到将各个层次上的影响相互沟的目的。

9、利用外部的和内部的奖励计划和CEO待遇（CEO receptions）、赏识性礼物来奖励和认可你公司的自愿者。 10、利用成功的公司志愿者模型。 最后一点强调的是已经有了一些现成的模型，商业部门和市民社会都可以利用它们，而它们也是这两个部门的有效合作的结果。模型可从一些组织那里得到，如光点基金会、加拿大慈善中心、联合之路（United Wag）以及联合王国志愿行动全国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Volunteering）。 以上可以看出，甚至雇员志愿者行动也不是建立在简单地发展公司内那种去关怀和同情一个空洞的人类的精神氛围的基础之上的。 有效的雇员自愿者计划还必须满足商业企业的要求。在一个机构水平上，而不是个人水平上使商业公司契合将被证明为是一个更长久、更深远的发展。 契合机构 “商业的职责是经营“常用于区别商业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和它应当是什么；在最近的一个关于美国商会的法人公民性的历时一天的会议中，商业社区代表们至少这样说了五次。而一个人可能要问的是这如何能达到在全球水平上建立一个法人公民文化的努力的目标。 在人们仍然争论法人公民定义的时候，它一般被认为具有这样的含义：公司直接的责任性行动--包括对雇员的、对股东的、对消费者的、对供应者的以及对它从事经营和消费的社区的。对“直接的责任“是什么和应具备什么的解释差异很大。有眼光的公司选择这样一种解释，它将责任与公司气氛（它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性成功）的创造与维持战略性地联系起来。这些公司还将这一解释纳入他们的哲学、核心价值和实际运作之中。 世界上已有更多的公司正公开地宣讲并提高他们的法人公民活动，且许多已制定了法人公民策略。例如，BP（大不列颠石油公司）为它的社区卷入活动采取了一个全球构架，而且现在正作为BP-Amoco的联合身份起作用以在世界范围内整合两个公司的社区计划中的最强大的因素。Levi Strauss公司被认为是法人公民活动的创新者，他们为相互联系和决策提供信息和帮助，并对重要的人力资源问题提供直接帮助。象Nike, Starbucks和Body Shop这样的公司也正在采取策略。Hitachi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建立了美国基金会，制定了社区卷入计划，以作为它在这些地区的经营和成长的直接投资。 更多的公司正在他们的全球经营场所内，完善缜密的法人公民计划。更多的公司正在对法人公民计划作战略性思考，将商业运作的各种功能的目标整合起来，且认为这些做法对于他们的长期性成功将是重要的。 为什么呢？来自于像Twxaco、Unocal和Lockheed-Martin这样的全球化商业康采思的代表们都同意这一点。经营的成功依赖于健康有为的工人，具有购买力的顾客，原材料，稳定、可预测的环境。这一切都在多种方式上是健康经济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又是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市民社会组织的目标。用一句市民社会组织可理解的话来表达则是：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和具主动性的公民；清洁的、健康的和可持续下去和环境；稳定和公正的政治、经济体制。 为了帮助公司胜任它们所需要的角色，CSOs能够做什么呢？在弥合这些联系中，CSOs和公司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公司以更严肃的态度承担它们的公民责任的同时，政府和社区组织也在采取行动以促进法人公民活动的发展。全球通讯系统允许各社区和CSOs来公布有害的公司活动以及动员起对此的反对行动如联合抵制。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依赖这一技术来促进他们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司由于对丑行的害怕而清除他们的不良行为。 曾有一段时间，各公司普遍性地为了节省成本而在那些规章较少的国家里降低他们的生产标准，这也曾是人们所希望的，但这一策略都未能长期坚持下来。消费者和社区能够而且也确实是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不断要求公司能持之以恒。 更多的公司和社区正在要求供应商（Suppliers）符合高标准的要求。工会组织不断地做出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政策的努力。另外，CSOs也正在以关注法人公民行为问题为己任，正在接纳公司作为成员和服务对象。这些CSOs正在发展有关的策略、手段、学习的机会和合作关系，以促进、扩大法人公民实践活动。这些行为意在去影响各企业制造人们通常所称的外部效应的方式。 竞争和同伴的影响也有助于促进法人公民行为，因为有益的行为能产生竞争优势。当价格、质量和产品的获取性方面存在差异而服务有时可忽略时，出售和交易通常是在法人公民性行为基础之上进行。消费者和股东越来越依据完全的全球性法人公民行为来审视和青睐公司。这种行动主义在推翻南非种族隔离主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社会负责性投资工业急剧地增长，它正在导致可观的财政回报。美国的协商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了这一结果，所谓的“千年民意测验公司“在世界上通常那些被认为是商业化的，由

消费者驱动的社会里调查了数千名消费者。调查发现，甚至是在美国，消费者现在也是依据公司名声来进行购买，而不是依据物价。商业的职责是经营，但好的商业现在却要包含一个好的法人公民行为。应该到什么程度 尽管在使公司从事法人公民实践方面已有了很大的全球性进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司做的还不够或至少并不在我们所要求的那条路上。公司首先要--以及永远都要是有益于社会的。健康的、有利可图的公司通过这样的方式而对社区经济做出贡献：付给工人工资，付给股东红利，让政府纳税以及他们对社区组织和公众基础设施所做的贡献（金钱或其他种类的资源）或投资。它们还能通过它们的产品、雇用行为和需求决策（sourcing decision）而增加社区的健康与活力。在考虑将公司吸纳进来以增强市民社会时，我们必须记住，公司会不可避免地而且认真负责地将获取精确结算的利润（bottom-line profitability），并因此而在它们纳税和付给雇员工资时对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公司还以多种方式追求公民身份。在美国，许多公司和一般公众把社区公民性主要认作为博爱、善行或“回到社区中去”。法制和规章规定，当公司进行慈善捐助时可以享受减税待遇。一个相对复杂的公司慈善系统发展起来。然而，关于结果的关注仍在增加：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在社区或公司内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作用？ 精确结算的压力（bottom-line pressure）促使许多公司采取更加策略的方式并将慈善行为或其他公司捐助与直接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管理人员被召集起来，他们依据精确结算额（bottom-line result）的效果进行评估。CSOs对待这些发展持乐观的、谨慎的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在策略性的社会投资这一概念上存在着可觉察到的不愉快。这一投资是为着公司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尽管它同时可以服务于公众利益。然而，更多的公司和CSOs却正在探索策略性的方法。 在欧洲，政府传统性地起着位于商业和CSOs之间的中间角色的作用。政府从公司收税，然后又给CSOs以资金，给特定的服务以费用。虽然如此，由于欧洲共同体（European Union）的发展和企业的全球化，服务于商业和社区利益的活动同时也被采用，并伴随着企业和CSOs之间的直接作用的增加。在人们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比起美国来，欧洲国家的公众似乎对公司社区卷入并起直接的商业利益作用有更高程度的接受态度。 在许多亚洲国家，且实际上在全世界，经常会有这种感情，即善行应是个人性行为，而不应是公司性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说公司把股东的钱分送出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论点认为，我们应期望那些在商业中成功的人成为一个人慈善家。 在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性的和相对进步的法人公民性实践中有许多值得夸耀之处。公司经常不得不建造基础设施来保证它们的生产能力：它们修建道路以使原材料和生产产品得以运送，它们建立健康诊所和学校以保证能胜任工作者的供应，它们创造供应商业的机会，以提供所需的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由许多跨部门合作的例子。在一些国家中，公司、政府和CSOs找到了共同工作的策略性方法。然而，要使这样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不仅停留在规范之上仍然只是一个期望。由此往哪里去？ 市民社会、政府和商业发起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公司的公民性行动。这些努力可大略按以下方式分类： \*为了在全球、地区和国家水平上扩展法人公民性而工作的中介群体和网络。这些群体由商界领导和市民社会的领导者的网络构成，他们能在两个部门间促进一系列的相互关系并加速跨部门的合作。作为社会变化的代理机构，这些网络调动起私人部门，使它们卷入到社会事务中。另外，它们还是技术援助和资助商业-社区合作及社区投资计划发展的渠道。中介群体包括象威尔士王子商业领导者论坛（Prince of Wales Business Leaders Forum）、菲律宾社会进步商业组织（Philippines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和EMPRESA这样一些组织。 \*在能影响市民社会的社会和其他问题方面，公司参与政治对话。商业部门以一个不断系统化的方式参与政治对话。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新商业联盟和公-私任务组（task forces）在地方、国家和国际水平上建立起来，他们致力于解决像微型企业（microenterprise）发展、教育、青年发展、环境、健康和有关福利问题的政策性等问题。像考克斯圆桌（Caux Round Table，一个由来自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一百多名商界领导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国际商界（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世界商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代理机构都该包含于其中。 \* 能促进法人公民性和公司契合的多边计划。最近几年来，世界银行、地方发展银行和UNDP等多边贷款机构已经对法人公民身份产生了兴趣。向商业发展合作者（Business partners for Development Programs）等首创者也将进入这一类型。 \* 基于成员身份的、能力建构型商业组织，他们关注于发展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公民身份。这些组织，如社会责任性商业机构（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社会风险网络（Social Venture Network）帮助公司从法人公民活动中获得价值，并对此进行管理、评估和认识，然后提供与思维接近企业进行合作的机会。他们还还为计划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用的资源。 \* 针对法人公民性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如波士顿公共社区关系学院中心（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Corporate Community Relations）和沃威克商业学校的法人公民行为分部。这一类型还应包括那些对于法人公民性研究、训练有一定专长但不一定专门于此的市民社会组织，如发展研究机构和新经济基金会。 \* 在公司契合方面资助领导首创性的私人咨询部门，如伦敦法人公民公司



KPMG和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在商业和市民社会契合方面，市民社会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有关行为，CIVICUS为什么还感到有卷入其中的必要呢？ CIVICUS适合点在哪里呢？

当CIVICUS于1994年开始它的独立项目时就遇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它拥有了一个如同“在全世界强化市民社会“一样宽广的使命和一个既跨越全球又跨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的机构和个人--这些机构和个人为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在一起工作。有了这一宽广的使命，CIVICUS不得不确定出一个具体道路以便在它的成员和伙伴所做出的那惊人的工作中再增加一份价值。

199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集会中，我看到了CIVICUS迈出了非常危险的第一步：直接向它的成员询问组织应有怎样的目标和方向，成员们热情地回答了组织的五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是加强公司、政府和市民社会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在1995年以后的所有计划中，CIVICUS确立了自己的方向；把加强部门间的合伙关系作为它的工作基础。然而，现实表明这一特定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在每一次成员会议、地方讨论会和项目任务小组会上都要看到猜忌。甚至CIVICUS

（它是这样一个联盟和公众领域，在其中每个人都应希望团体通过来自于共同使命中的信念来排除怀疑）的成员内部也是如此。

通过近观我们的成员并倾听他们，我们发现，在产生或参与商界与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合作中，经验上的差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些人将合作关系的建立作为他们计划和工作的主题，他们已达到了一个令人嫉妒的精致水平。相反，我们市民社会中的另一些成员与商业部门继续保持疏远的态度，他们认为商业公司在使地球退化和人类堕落方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也对他们保持着警戒心。如何对双方进行调和以及是否有去尝试的必要是CIVICUS不得不自我发问的问题。

早在1998年，CIVICUS指导委员会以及它的少数几个公司基金会成员，尤其是Hitachi基金会和美国快递基金会（America Express Foundation），就一个项目的发展潜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项目将在全球水平上探索出一些促进商界和市民社会有效合作的方式，所讨论到的一些想法被证明是关键性问题，这个领域中的许多领导性组织--社会负责性商业组织（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A）、威尔士王子商业领导者论坛（联合王国）以及菲律宾社会进步商业组织--对于它们一直探讨了数年。

\* 谁是我们想努力接近的--市民社会？商业部门？还是双方？

\* 我们要传递什么样的消息--关于法人公民性的消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消息？关于产生有效合作的消息？还是三者都有？

\* CIVICUS怎样在其他公司那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基础上加以发展？CIVICUS怎样在这些计划中增加价值？

CIVICUS最适合追求哪一方面的挑战？

\* 已经清楚的只是CIVICUS位于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上：

\* 在全球水平上召集所有部门，创造一个对话空间，让部门之间增加理解；

\* 告知所有地区的所有部门：良好的公民行为，包括法人公民行为是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并与商业和市民社会部门合作以促使它们的产生。

\* 将CIVICUS成员与其合作伙伴的专长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关系，并尽力让全球的公众分享它们的经验。

\* 创造各种途径，让商业部门和市民社会更好地相互了解，尤其是了解双方各不相同的力量与机会；探索出使双方一起工作的方式，这些方式将对每一个部门以及它们所存在的社区具有积极的意义。

\* 开发每个部门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探索出一种通过一起工作、共享专长和技能来增加他们自身效果的方式。

\* 与我们的商业伙伴一起探索出建立全球行为标准的机会，这一标准是在既与商业部门又与市民社会的合作中形成的。

CIVICUS在它的公司契合工程中正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要准确说出下一步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些挑战在早期的工作小组讨论中已经很明显了，在那里甚至是在法人公民性、公司社会责任或公司契合等这样一些由最好言辞所表达出来的方面的决策过程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是争论同结果一样重要，它证明CIVICUS可以成为公开对话的论坛，并且它是这样一个组织，它通过处理那些对我们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问题来证明它自己。

它还显示出了这样一点：如果不对这一问题作深入考察，

CIVICUS便不能在它那广阔的使命中取得成功。考察的深度将帮助我们采取行动以协调和解决我们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下所面临的挑战：

\* 当一个商业公司在一个国家因其法人公民性行为而获得奖赏，而同时在另一个国家却从事一些非常疏忽且有害的行为时；

\* 当市民社会组织感到可以自由地对商业企业加以询问、核实，却又不知道如何来开发公司的管理和市场技能，或对此缺乏兴趣之时；

\* 当市民社会组织向全世界的社区发出不利性商业行为警告而又没有相应地突出其他商业公司的前景良好的实践行动之时；

\* 当一个社区中的最具创造性和改革性的合作模式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注意到之时。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这就是吸引商界和市民社会部门的最优秀的成员，采取联合行动，向一些人类曾遇到过的最坏问题开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开始认识到，没有哪个部门能单独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利用各个部门所提供的最优秀成分来迎接这一挑战。

为了保证增长中的世界人口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发展就必须持续下去。然而为了保证发展的有效性和确实的进步，它又必须是可持续性的、公正的，这又意味着在财富的创造、使用和分配上的平衡和连续性。要获取这样一种发展就需要有商界和市民社会部门的恰当行动，在某些时候它们是独立的，而另一些时候则又是协调性的。

这一论点并不是要去忽视实际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和不同部门间由于财富、机会和影响力不同而

产生的权力地位差异，等等。的确，这一切都是重要的，良好的关系也只有这些内在冲突以一个公开、坦率、真诚的方式坦露出来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来。承认这些差别不会使各个部门都缩进他们自己偏狭的角落并忽视他人的存在。有了第一年的项目工作结果，再加上来自于1999年世界聚会上的更广泛争论中的收获，CIVICUS比以往更加投入地来创造一种空间，在其中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商界可以探索他们各自的力量和相互利益以建立健康可行的社区。有一些假定来指导这一工作（如下）。首先，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商业部门正努力通过他们的运作而成为负责任的公司。他们努力于公平对待雇员，给予雇员以适当的利益，他们努力负责地使用自然资源，他们努力于在他们经营的社区里成为一个好邻居。另一个假设是市民社会和商界还没有发展出很多令每个合作伙伴都贡献自己相应力量的合作关系。在我们今天常见的合作模式中，商界被塑造成了资源提供者而市民社会组织则是资源寻求者，这意味着单向资源流动。这一模型低估了每一部门的财富，而且又没能发现每一部门和整个社会是如何从合作中受益的。公司行为过去所取得的进步或者根基于两个部门间的手式合作关系，它经常导致复杂的政府调节，或者根基于公司的单方行动。我们相信手式合作关系在将来仍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也相信，从市民社会到一般社会都可从商业与社会的更加广阔的合作中获取更多的东西，他们没有丝毫是自我利益性的。总之，消除相反行为本身并不能开创一个让公司利用它们的智能、人员、财力和组织资本来对发展做出贡献的美好前景。第三个假设是：除了市民社会之外，商业部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要求也要消除有害的商业行为。无赖式经营要抵消有声誉而负责任公司的效果。这种行为能使一些所有者--至少少数消费者在短期内受益，有时甚至相当可观。然而，整个社会则会因公司的玩忽职守或不负责任行为而最终受到损害。守法型公司在消除不负责任的公司行为方面、在避免不公正竞争方面和在预防繁琐且无必要的调节方面同市民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后一个假设是随着与商业部门间的新类型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市民社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在这种大（且充斥性的）商业、小（资源相对贫乏）政府的新背景下，市民社会必须创造性地重新设计自己的结构和方法以利用这一战略性联合所带来的知识和机会。一方面，我们的确希望看到市民社会对商业行为产生有益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学会通过与商业部门的契合来强化市民社会的方法。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选自CIVICUS的出版物：《促进公司的公民行为：商界与市民社会契合的机会》，劳雷·莱格尔布拉格(Laurie Regelbrugge)编辑,华盛顿,1999年。（陶传进译）乔·兰德 《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4月16日 从吸纳到契合 在人类历史上，私人领域由缺乏自我约束和道德投入而制造了许多人类灾难，包括无法弥补的环境破坏和不可计数的人类痛苦。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商业全球化程度的粗野增长、对通货的操纵。发展中社会的进一步弱化以及市民社会的边缘化。在北方和南方的许多国家里都将如此。试图与这些类型的组织建立和加强合伙关系必将腐蚀那些强化公民行动和市民社会的基本意图。这一类型的合伙关系将使如此的公民行动弱化和失败。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于与这种商业联合体或它们的思想库建立原则性的合作关系的探索仍将成为持续争论的问题，但它不应具有压倒性优势，也不应变为实际行动。这是一个CIVICUS成员在回应他的“共同契合工程”宣言时发表的声明。我们都已知道，有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将商业部门(engagement)契合于社会部门中是否能够产生真正的进步，或者这是否仅仅是在市民社会组织中增加一个新成员而已。同时，多数市民社会成员又加入到了那些欲在全球范围内阻止商业公司有害活动的组织中去。不管是市民社会还是商业部门，他们通常都将这些历史事实混杂在一起并将各部门间相互作用的水平降低到仅仅是金钱转移的程度。公司的公民身份经常被等同于公司的善意行为。然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式的一概拒绝所有商业部门的做法忽视了这样一点：我们可以从商业部门内部获取积极性的力量，包括现金的作用和现金之外的东西。市民社会活动家已经开始认识到，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部门正在努力于以对社会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从事商业活动，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通过商业与政府、或与市民社会组织或与它们二者的合作而使社会得到改进的例子。如同市民社会组织内部有很大差异一样，商业部门在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方式和共同的公民身份等方面也有一个广大的变化空间。在我们濒临一个新千年的到来之时，考虑到商业活动的广度、范围和它对于发展、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的问题就成了市民社会能否承担起拒绝商业部门加入的代价。今天，如果市民社会组织在地方、国家和国际水平上不发展出一种让商业部门契合进来的具体方式，那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契合不一定必须意味着接纳，也不一定意味着两个派别在一些利益问题上没有区别和不同点。相反，如果贫困者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的状况能够得到改善或者一个社区、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发展上的挑战是以契合商业部门的形式被提出，那么如此去做将是市民社会组织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从哪里开始起步呢？象多数涉及到如此一个大范围内--整个社会领域--的行动一样，回到最小的“公分母”上开始我们的第一步是有必要的。让我们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部门或甚至组织开始。公民契合 我认为我们都会同意市民社会组织包含这样一些机构：非政府组织（NGOs）、自愿者

组织、非营利者、宗教实体、工会、社会活动者、友邻小组，等等。它们是公民自发性的组织实体并追求其成员或其支持者的特有事业或利益。因此，公民--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是人类个体--是市民社会的组成者。因而，由公民行动所定义的市民社会变成了人类成员一起工作、一起谈论他们的社区问题的场所。这一定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沟通各个部门的有价值的机会。 一个大公司不会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组织，但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在他们生活、做礼拜和休息的场所进入市民社会，千千万万的为政府机关或商业实体而全日制工作的人以难以计数的方式卷入了以非营利的联合体等形式来促进社区利益的行动中。 商业公司以其努力发展全面雇工志愿计划的做法而表现出了更主动支持的态度。这些计划通常是在商业公司综合文化结合了地方社区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商业部门与市民社会之间有效的合作关系涌现出来，它不仅表现在去发现市民社会组织对这种自愿性冲动的容纳出路上，而且表现在市民社会组织为了引导商业公司而发展出的专门设施的的增长。以下对商业公司的建议来自于美国光点基金会（Points of Light Foundation）的指导原则：“产生雇工自愿者计划的10个步骤”。

- 1、确定可以达到的重点与目标。一个成功的雇员自愿者计划能够反映公司的共同文化和价值，并能为经营目标带来附加价值。
- 2、通过雇员调查或一个能代表各个部属的顾问委员会来确定雇员的利益。调查你的员工，确定他们的志愿者经历和特殊的自愿者利益。
- 3、确定社区需要，围绕它来制定公司的计划。与你的自愿者中心、商会或地方政府（市长办公室）接触，评估社区需求。
- 4、制定计划的结构，它能促使和鼓励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关系。你的这一结构应该包括一个由雇员主导的委员会，由他们来决定行动、主宰主要事件并反映雇员利益。
- 5、制定书面公司政策以支持雇员行动计划。例如，能为自愿者行动提供时间或在金钱上给与支持是雇员参与自愿者项目的强有力激发力量。
- 6、依据公司利益和社区需求选择自愿者项目。
- 7、对你的自愿者计划进行评估，测定它对雇员和社区的影响。你的计划满足了战略性的商业目标了吗？
- 8、从内外两个方面向媒体、高级管理人员、志愿者中心和参与行动的非营利者公布你公司的自愿者努力计划，达到将各个层次上的影响相互沟的目的。
- 9、利用外部的和内部的奖励计划和CEO待遇（CEO receptions）、赏识性礼物来奖励和认可你公司的自愿者。
- 10、利用成功的公司自愿者模型。

最后一点强调的是已经有了一些现成的模型，商业部门和市民社会都可以利用它们，而它们也是这两个部门的有效合作的结果。模型可从一些组织那里得到，如光点基金会、加拿大慈善中心、联合之路（United Wag）以及联合王国志愿行动全国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Volunteering）。以上可以看出，甚至雇员自愿者行动也不是建立在简单地发展公司内那种去关怀和同情一个空洞的人类的精神氛围的基础之上的。 有效的雇员自愿者计划还必须满足商业企业的要求。在一个机构水平上，而不是个人水平上使商业公司契合将被证明为是一个更长久、更深远的发展。 契合机构 “商业的职责是经营“常用于区别商业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和它应当是什么；在最近的一个关于美国商会的法人公民性的历时一天的会议中，商业社区代表们至少这样说了五次。而一个人可能要问的是这如何能达到在全球水平上建立一个法人公民文化的努力的目标。 在人们仍然争论法人公民定义的时候，它一般被认为具有这样的含义：公司直接的责任性行动--包括对雇员的、对股东的、对消费者的、对供应者的以及对它从事经营和消费的社区的。对“直接的责任“是什么和应具备什么的解释差异很大。有眼光的公司选择这样一种解释，它将责任与公司气氛（它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性成功）的创造与维持战略性地联系起来。这些公司还将这一解释纳入他们的哲学、核心价值和实际运作之中。世界上已有更多的公司正公开地宣讲并提高他们的法人公民活动，且许多已制定了法人公民策略。例如，BP（大不列颠石油公司）为它的社区卷入活动采取了一个全球构架，而且现在正作为BP-Amoco的联合身份起作用以在世界范围内整合两个公司的社区计划中的最强大的因素。Levi Strauss公司被认为是法人公民活动的创新者，他们为相互联系和决策提供信息和帮助，并对重要的人力资源问题提供直接帮助。象Nike，Starbucks和Body Shop这样的公司也正在采取策略。Hitachi股份有限公司也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建立了美国基金会，制定了社区卷入计划，以作为它在这些地区的经营和成长的直接投资。 更多的公司正在他们的全球经营场所内，完善缜密的法人公民计划。更多的公司正在对法人公民计划作战略性思考，将商业运作的各种功能的目标整合起来，且认为这些做法对于他们的长期性成功将是重要的。 为什么呢？来自于像Twxaco、Unocal和Lockheed-Martin这样的全球化商业康采思的代表们都同意这一点。经营的成功依赖于健康有为的工人，具有购买力的顾客，原材料，稳定、可预测的环境。这一切都在多种方式上是健康经济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又是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市民社会组织的目标。用一句市民社会组织可理解的话来表达则是：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和具主动性的公民；清洁的、健康的和可持续下去和环境；稳定和公正的政治、经济体制。 为了帮助公司胜任它们所需要的角色，CSOs能够做什么呢？在弥合这些联系中，CSOs和公司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公司以更严肃的态度承担它们的公民责任的同时，政府和社区组织也在采取行动以促进法人公民活动的发展。全球通讯系统允许各社区和CSOs来公布有害的公司活动以及动员起对此的反对行动如联

合抵制。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依赖这一技术来促进他们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司由于对丑行的害怕而清除他们的不良行为。曾有一段时间，各公司普遍性地为了节省成本而在那些规章较少的国家里降低他们的生产标准，这也曾是人们所希望的，但这一策略都未能长期坚持下来。消费者和社区能够而且也确实是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不断要求公司能持之以恒。更多的公司和社区正在要求供应商（Suppliers）符合高标准的要求。工会组织不断地做出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政策的努力。另外，CSOs也正在以关注法人公民行为问题为己任，正在接纳公司作为成员和服务对象。这些CSOs正在发展有关的策略、手段、学习的机会和合作关系，以促进、扩大法人公民实践活动。这些行为意在去影响各企业制造人们通常所称的外部效应的方式。竞争和同伴的影响也有助于促进法人公民行为，因为有益的行为能产生竞争优势。当价格、质量和产品的获取性方面存在差异而服务有时可忽略时，出售和交易通常是在法人公民性行为基础之上进行。消费者和股东越来越依据完全的全球性法人公民行为来审视和青睐公司。这种行动主义在推翻南非种族隔离主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社会负责性投资工业急剧地增长，它正在导致可观的财政回报。美国的协商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了这一结果，所谓的“千年民意测验公司”“在世界上通常那些被认为是商业化的，由消费者驱动的社会里调查了数千名消费者。调查发现，甚至是在美国，消费者现在也是依据公司名声来进行购买，而不是依据物价。商业的职责是经营，但好的商业现在却要包含一个好的法人公民行为。应该到什么程度

尽管在使公司从事法人公民实践方面已有了很大的全球性进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认为公司做的还不够或至少并不在我们所要求的那条路上。公司首先要--以及永远都要是有益于社会的。健康的、有利可图的公司通过这样的方式而对社区经济做出贡献：付给工人工资，付给股东红利，让政府纳税以及他们对社区组织和公众基础设施所做的贡献（金钱或其他种类的资源）或投资。它们还能通过它们的产品、雇用行为和需求决策（sourcing decision）而增加社区的健康与活力。在考虑将公司吸纳进来以增强市民社会时，我们必须记住，公司会不可避免地而且认真负责地将获取精确结算的利润（bottom-line profitability），并因此而在它们纳税和付给雇员工资时对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公司还以多种方式追求公民身份。在美国，许多公司和一般公众把社区公民性主要认作为博爱、善行或“回到社区中去”。法制和规章规定，当公司进行慈善捐助时可以享受减税待遇。一个相对复杂的公司慈善系统发展起来。然而，关于结果的关注仍在增加：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在社区或公司内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作用？精确结算的压力（bottom-line pressure）促使许多公司采取更加策略的方式并将慈善行为或其他公司捐助与直接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管理人员被召集起来，他们依据精确结算额（bottom-line result）的效果进行评估。CSOs对待这些发展持乐观的、谨慎的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在策略性的社会投资这一概念上存在着可觉察到的不愉快。这一投资是为着公司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尽管它同时可以服务于公众利益。然而，更多的公司和CSOs却正在探索策略性的方法。在欧洲，政府传统性地起着—一个位于商业和CSOs之间的中间角色的作用。政府从公司收税，然后又给CSOs以资金，给特定的服务以费用。虽然如此，由于欧洲共同体（European Union）的发展和企业的全球化，服务于商业和社区利益的活动同时也被采用，并伴随着企业和CSOs之间的直接作用的增加。在人们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比起美国来，欧洲国家的公众似乎对公司社区卷入并起直接的商业利益作用有更高程度的接受态度。在许多亚洲国家，且实际上在全世界，经常会有这种感情，即善行应是个人性行为，而不应是公司性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说公司把股东的钱分送出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论点认为，我们应期望那些在商业中成功的人成为—个人慈善家。在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性的和相对进步的法人公民性实践中有许多值得夸耀之处。公司经常不得不建造基础设施来保证它们的生产能力：它们修建道路以使原材料和生产产品得以运送，它们建立健康诊所和学校以保证能胜任工作者的供应，它们创造供应商业的机会，以提供所需的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由许多跨部门合作的例子。在一些国家中，公司、政府和CSOs找到了共同工作的策略性方法。然而，要使这样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不仅停留在规范之上仍然只是一个期望。由此往哪里去？市民社会、政府和商业发起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公司的公民性行动。这些努力可大略按以下方式分类：

\*为了在全球、地区和国家水平上扩展法人公民性而工作的中介群体和网络。这些群体由商界领导和市民社会的领导者的网络构成，他们能在两个部门间促进一系列的相互关系并加速跨部门的合作。作为社会变化的代理机构，这些网络调动起私人部门，使它们卷入到社会事务中。另外，它们还是技术援助和资助商业-社区合作及社区投资计划发展的渠道。中介群体包括象威尔士王子商业领导者论坛（Prince of Wales Business Leaders Forum）、菲律宾社会进步商业组织（Philippines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和EMPRESA这样一些组织。\*在能影响市民社会的社会和其他问题方面，公司参与政治对话。商业部门以一个不断系统化的方式参与政治对话。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新商业联盟和公-私任务组（task forces）在地方、国家和国际水平上建立起来，他们致力于解决像微型企业（microenterprise）发展、教育、青年发展、环境、健康和

有关福利问题的政策性问题。像考克斯圆桌（Caux Round Table，一个由来自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一百多名商界领导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国际商界（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世界商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代理机构都该包含于其中。 \* 能促进法人公民性和公司契合的多边计划。最近几年来，世界银行、地方发展银行和UNDP等多边贷款机构已经对法人公民身份产生了兴趣。向商业发展合作者（Business partners for Development Programs）等首创者也将进入这一类型。 \* 基于成员身份的、能力建构型商业组织，他们关注于发展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公民身份。这些组织，如社会责任性商业机构（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社会风险网络（Social Venture Network）帮助公司从法人公民活动中获得价值，并对此进行管理、评估和认识，然后提供与思维接近企业进行合作的机会。他们还为计划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用的资源。 \* 针对法人公民性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如波士顿公共社区关系学院中心（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Corporate Community Relations）和沃威克商业学校的法人公民行为分部。这一类型还应包括那些对于法人公民性研究、训练有一定专长但不一定专门于此的市民社会组织，如发展研究机构和新经济基金会。 \* 在公司契合方面资助领导首创性的私人咨询部门，如伦敦法人公民公司KPMG和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在商业和市民社会契合方面，市民社会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有关行为，CIVICUS为什么还感到有卷入其中的必要呢？ CIVICUS适合点在哪里呢？ 当CIVICUS于1994年开始它的独立项目时就遇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它拥有了一个如同“在全世界强化市民社会“一样宽广的使命和一个既跨越全球又跨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的机构和个人--这些机构和个人为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在一起工作。有了这一宽广的使命，CIVICUS不得不确定出一个具体道路以便在它的成员和伙伴所做出的那惊人的工作中再增加一份价值。 199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集会中，我看到了CIVICUS迈出了非常危险的第一步：直接向它的成员询问组织应有怎样的目标和方向，成员们热情地回答了组织的五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是加强公司、政府和市民社会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在1995年以后的所有计划中，CIVICUS确立了自己的方向；把加强部门间的合伙关系作为它的工作基础。然而，现实表明这一特定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在每一次成员会议、地方讨论会和项目任务小组会上都要看到猜忌。甚至CIVICUS（它是这样一个联盟和公众领域，在其中每个人都应希望团体通过来自于共同使命中的信念来排除怀疑）的成员内部也是如此。 通过近观我们的成员并倾听他们，我们发现，在产生或参与商界与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合作中，经验上的差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些人将合作关系的建立作为他们计划和工作的主题，他们已达到了一个令人嫉妒的精致水平。相反，我们市民社会中的另一些成员与商业部门继续保持疏远的态度，他们认为商业公司在使地球退化和人类堕落方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也对他们保持着警戒心。如何对双方进行调和以及是否有去尝试的必要是CIVICUS不得不自我发问的问题。 早在1998年，CIVICUS指导委员会以及它的少数几个公司基金会成员，尤其是Hitachi基金会和美国快递基金会（America Express Foundation），就一个项目的发展潜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项目将在全球水平上探索出一些促进商界和市民社会有效合作的方式，所讨论到的一些想法被证明是关键性问题，这个领域中的许多领导性组织--社会负责性商业组织（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A）、威尔士王子商业领导者论坛（联合王国）以及菲律宾社会进步商业组织--对于它们一直探讨了数年。 \* 谁是我们想努力接近的--市民社会？商业部门？还是双方？ \* 我们要传递什么样的消息--关于法人公民性的消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消息？关于产生有效合作的消息？还是三者都有？ \* CIVICUS怎样在其他公司那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基础上加以发展？CIVICUS怎样在这些计划中增加价值？CIVICUS最适合追求哪一方面的挑战？ \* 已经清楚的只是CIVICUS位于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上： \* 在全球水平上召集所有部门，创造一个对话空间，让部门之间增加理解； \* 告知所有地区的所有部门：良好的公民行为，包括法人公民行为是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并与商业和市民社会部门合作以促使它们的产生。 \* 将CIVICUS成员与其合作伙伴的专长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关系，并尽力让全球的公众分享它们的经验。 \* 创造各种途径，让商业部门和市民社会更好地相互了解，尤其是了解双方各不相同的力量与机会；探索出使双方一起工作的方式，这些方式将对每一个部门以及它们所存在的社区具有积极的意义。 \* 开发每个部门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探索出一种通过一起工作、共享专长和技能来增加他们自身效果的方式。 \* 与我们的商业伙伴一起探索出建立全球行为标准的机会，这一标准是在既与商业部门又与市民社会的合作中形成的。 CIVICUS在它的公司契合工程中正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要准确说出下一步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些挑战在早期的工作小组讨论中已经很明显了，在那里甚至是在法人公民性、公司社会责任或公司契合等这样一些由最好言辞所表达出来的方面的决策过程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是争论同结果一样重要，它证明CIVICUS可以成为公开对话的论坛，并且它是这样一个组织，它通过处理那些对我们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问题来证明它自己。 它还显示出了这样一点：如果不对这一问题作深入考察，CIVICUS便不能在它那广阔的使命中取得



成功。考察的深度将帮助我们采取行动以协调和解决我们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下所面临的挑战：  
\* 当一个商业公司在一个国家因其法人公民性行为而获得奖赏，而同时在另一个国家却从事一些非常疏忽且有害的行为时； \* 当市民社会组织感到可以自由地对商业企业加以询问、核实，却又不知道如何来开发公司的管理和市场技能，或对此缺乏兴趣之时； \* 当市民社会组织向全世界的社区发出不利性商业行为警告而又没有相应地突出其他商业公司的前景良好的实践行动之时； \* 当一个社区中的最具创造性和改革性的合作模式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注意到之时。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挑战，这就是吸引商界和市民社会部门的最优秀的成员，采取联合行动，向一些人类曾遇到过的最坏问题开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开始认识到，没有哪个部门能单独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利用各个部门所提供的最优秀成分来迎接这一挑战。为了保证增长中的世界人口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发展就必须持续下去。然而为了保证发展的有效性和确实的进步，它又必须是可持续性的、公正的，这又意味着在财富的创造、使用和分配上的平衡和连续性。要获取这样一种发展就需要有商界和市民社会部门的恰当行动，在某些时候它们是独立的，而另一些时候则又是协调性的。这一论点并不是要去忽视实际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和不同部门间由于财富、机会和影响力不同而产生的权力地位差异，等等。的确，这一切都是重要的，良好的关系也只有在这些内在冲突以一个公开、坦率、真诚的方式坦露出来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来。承认这些差别不会使各个部门都缩进他们自己偏狭的角落并忽视他人的存在。

有了第一年的项目工作结果，再加上来自于1999年世界聚会上的更广泛争论中的收获，CIVICUS比以往更加投入地来创造一种空间，在其中市民社会组织和商界可以探索他们各自的力量和相互利益以建立健康可行的社区。有一些假定来指导这一工作（如下）。首先，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商业部门正努力通过他们的运作而成为负责任的公司。他们努力于公平对待雇员，给予雇员以适当的利益，他们努力负责地使用自然资源，他们努力于在他们经营的社区里成为一个好邻居。另一个假设是市民社会和商界还没有发展出很多令每个合作伙伴都贡献自己相应力量的合作关系。在我们今天常见的合作模式中，商界被塑造成了资源提供者而市民社会组织则是资源寻求者，这意味着单向资源流动。这一模型低估了每一部门的财富，而且又没能发现每一部门和整个社会是如何从合作中受益的。

公司行为过去所取得的进步或者根基于两个部门间的对手式的合作关系，它经常导致复杂的政府调节，或者根基于公司的单方行动。我们相信对手式合作关系在将来仍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也相信，从市民社会到一般社会都可从商业与社会的更加广阔的合作中获取更多的东西，他们没有丝毫是自我利益性的。总之，消除相反行为本身并不能开创一个让公司利用它们的智能、人员、财力和组织资本来对发展做出贡献的美好前景。

第三个假设是：除了市民社会之外，商业部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要求也要消除有害的商业行为。无赖式经营要抵消有声誉而负责任的效果。这种行为能使一些所有者--甚至少数消费者在短期内受益，有时甚至相当可观。然而，整个社会则会因公司的玩忽职守或不负责任行为而最终受到损害。守法型公司在消除不負責任的公司行为方面、在避免不公正竞争方面和在预防繁琐且无必要的调节方面同市民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

最后一个假设是随着与商业部门间的新型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市民社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在这种大（且充斥性的）商业、小（资源相对贫乏）政府的新背景下，市民社会必须创造性地重新设计自己的结构和方法以利用这一战略性联合所带来的知识和机会。一方面，我们的确希望看到市民社会对商业行为产生有益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学会通过与商业部门的契合来强化市民社会的方法。

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选自CIVICUS的出版物：《促进公司的公民行为：商界与市民社会契合的机会》，劳雷·莱格尔布拉格(Laurie Reggelbrugge)编辑,华盛顿,1999年。

责任编辑：李根蟠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价

1 2 3 4 5 6 7 8 9 10